

# 永樂大典

卷一萬一千八百

八十七

永樂大典

卷一一八八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七

十八養

黨

慶元黨

慶元黨禁古者左右前後固非正人所以嚴其選於近習

體而作姦犯付之有司所以嚴其法於近習者慮益遠矣慶元大臣得君之初故召群賢一新庶政方將措天下於太平之感而官府之間近習竊柄一得帝室萬事瓦裂國家幾於危壞而不可救是則立紀綱嚴界限防微杜漸在君相可一日不加之意哉余於慶元黨禁而有感焉因記其首末溥祐已巳至日滄州熊吏序

慶元黨禁首末偽黨共五十九人 宰執四合 趙汝愚右丞相統州留

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東州王蘭觀文殿學士知漳州周必大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吉州 待制已上十三人 朱熹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建寧徐

誼權上評侍郎溫州彭龜年吏部侍郎台州陳傅良中書舍人兼侍讀兼直學士院溫州薛叔似權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章穎權兵部侍郎兼

侍講婺州鄭澧權刑部侍郎福州樓鑰權吏部尚書明州林大中吏部侍郎婺州黃由權禮部尚書平江黃翮權兵部侍郎臨安何異權禮部侍郎

杭州孫逢吉權吏部侍郎吉州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起居郎兼侍讀蜀呂祖儉大府寺丞婺州葉適太府少卿總領淮東財賦温州楊方松

書郎汀州項安世校書郎荆南沈有開起居郎常州曹三聘知鄂州臨江軍將仲鴻軍器監兼米州吳獵監察御史漳州李祥國子祭酒常州楊簡

國子博士明州趙汝談添差監左廣西廉臨安趙汝談前淮西安撫司幹官陳峴校書郎温州范仲黼著作郎兼禮部郎官成都汪遠國子司業

信州孫元卿國子博士袁爽太學博士明州陳武國子正溫州田濬宗正丞兼權工部郎官南劍黃度右正言紹興詹體仁太府卿蔡幼學福建提

舉温州人周南池州教授平江吳棻勝新嘉興府教授宣州李臺校書郎前王厚之直顯謨閣江東提刑紹興益浩知湖州袁州趙葦秘閣修撰知

揚州白奕震新通判成都府晉州 武臣三人 皇甫斌池州都統制范仲壬知金州張致遠江西兵馬參贊 大學生六人 楊宏中周端朝

張衡林仲鱗 蔣傳 徐範 士人二人 蔡元定編管通州嘉定三年奉聖旨特賜迪功郎呂祖泰次杖配欽州嘉定元年奉聖旨特補迪

功郎監澤州南嶽廟已上並見於當時臺諫章疏 秀嶽李心傳  
 朝野雜記所編攻偽學人京鎰右丞相洪州何澹樞密處州劉德秀諫議  
 大夫洪州胡絅御史處州倪思尚書湖州李沐正言湖州劉三傑正言發  
 州施康年正言通州姚愈大諫平江陳賈兵部侍郎舒州楊大法侍郎婺  
 州張登大諫鎮江錢象祖兵部侍郎蘇州葉翥尚書蘇州許及之樞密  
 州張巖侍郎揚州諫議侍郎興化軍傅伯奇侍郎泉州汪義端中書舍人徽州  
 高文虎直院明州張伯垓察院秀州鄧友龍奏院衡州康師旦吏部侍郎  
 平江趙善堅 林采 監察御史沈繼祖 監察御史與國丁逢川 秦都大常  
 州邵襄司直秀州王沆轉運使錢登衡州守余嘉新州教授漳州趙師召  
 迪功郎張貴謨 黃掄 鄭丙 福吏部尚書淳熙間林栗 福兵部侍郎  
 淳熙間王淮 蔡丞相淳熙間 寧宗皇帝之登極也丞相趙汝愚時知樞  
 密院未能通意於慈福者有知閣門事韓侂胄自說於太皇太后為親屬  
 請効力遣入白不許出過內侍關禮于門告之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  
 許之命于侂胄復入使睿意於汝愚其論遂定侂胄錄此自謂有定策功  
 且依托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時汝愚方收召四方知名之士聚於本  
 朝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初上在潛邸聞朱熹名每恨不

永樂大典卷之萬一千頁十七

二

得為本官講官踐柝之日以煥章閣待制召于長沙熹在充朝累召不至  
 至輒不留至是即日上道揚然以時事為憂於免積已寓其意云陛下嗣  
 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不可輕以假人若使僥倖之門一  
 開其弊豈可復塞未幾內批遂首相留正熹至上銳聞之益有憂色登對  
 行官便殿首奏陳之有曰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才無一不  
 合乎公論不為偏聽以啓私門則橐籥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於  
 此又再三面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請對曰發侂胄之姦適龜年  
 出護使客侂胄益得為計熹累白汝愚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  
 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之虞  
 登聞鼓院游仲鴻汝愚客也力諫汝愚不聽而所倚以為腹心謀事者又  
 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右正言黃度欲論侂胄請泄又以內批斥去熹不  
 勝憤遂因講畢奏跡極言之畧曰朝廷紀綱所當嚴今陛下即位未能旬  
 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  
 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其事悉當於理亦非治世之體況中外傳聞皆  
 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  
 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

患臣嘗再三深為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可假借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素佐之派皆陛下所親見奈何人欲襲其進而蹈之乎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貴長久之計其實有勲勞而所得褒賞未恆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參稽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徇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未令尚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善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筭矣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至於孤危之際不敢自保竊恐自今以往不獲久侍清閒之燕矣疏入侂胄大怒陰與其黨謀去其為首者則其餘去之易爾所謂首者蓋指熹也乃於禁中令優人效熹容止為戲熹恚上聽熹時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切亦頗見嚴憚於是侂胄之計遂行及熹講筵留身再乞施行前疏退

永樂大典卷萬平會字七

三

則內批徑下朕憫卿者艾當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恚時紹熙五年甲寅冬閏十月十九日甲戌也汝愚獨袖內批還上且諫且拜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二十一日侂胄使中使王德諫封內批以授熹熹即附奏謝遂行二十二日給事樓鑰封還錄黃舍人鄧駟面奏乞留熹上許除京相已而不下二十三日起居郎劉光祖又言之二十四日中書舍人陳傅良再封還錄黃二十五日有旨除熹寶文閣待制與鄧劉光祖再上疏留行不報樓鑰再封還錄黃二十七日有旨依已降旨指工部侍郎兼侍講黃艾因講問遂熹之驟醜醜再三不已吏部侍郎兼侍講孫逢吉上疏留熹又因講權輿之詩反覆以諷上曰朱熹所言多不可用時侂胄欲用優人王喜為閣門祗候喜即前日效熹為戲者逢吉誦言將入諫乃止監察御史吳獵入劄子乞留熹不報登聞鼓院游仲鴻上言朱熹海內名儒首蒙收召四方傳誦以為天下大老歸之纒四十餘日復有官相之命速迎相弔以為天下大老去之則人孰不欲去者若正人盡去陛下何以為國願亟還朱熹毋使小人得志養成亂階時侂胄怒方感人皆為仲鴻危之熹以十月辛卯入見中間進講者七內引留身奏事者再面對賜食各一在朝甫四十有六日云熹去彭龜年遂徑論侂胄竊弄威

禍為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請劄于畢又奏只緣陛下近日遂得朱熹太  
暴故欲陛下亦垂去此小人母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如此之易去小  
人如此之難上初欲內罷之汝愚則陳欲兩留之既而內批彭龜年與鄧  
節度使吳玘嘗言時上無堅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之則去之必矣侂胄  
既留勢益張先是侂胄恃功意望違節恨汝愚抑之有怨言會書樞密院  
羅點慰解之徐誼為京尹勸汝愚以節度與之汝愚悔遣人諭侂胄侂胄  
答語不遜遂日夜謀引其黨為臺諫以搢汝愚汝愚為人疎直不虞其奸  
會汝愚奏除劉光祖侍御史方進呈知樞密院陳騫忽奏光祖與臣有嫌  
今光祖入臺願先避位汝愚愕然而止侂胄遂內批御史中丞蓋侂胄與  
騫合謀已定獨汝愚未之覺耳汝愚奏乞令近臣舉御史有大理寺簿劉  
德秀者與侂胄深交乃諭中司令薦德秀時近臣薦者甚眾侂胄下內批  
令用中司來者德秀既除監察御史其黨以次而進言路遂皆侂胄之人  
工部尚書趙彥逾者汝愚講立上時違違意於殿帥郭某事定亦汝愚引  
已同升而止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逾遂與侂胄合未幾改除四川制  
置彥逾愈恨入辭疏廷臣姓名于上指為汝愚之黨曰老奴已去不惜為  
陛下言之而上亦疑矣會命書樞密院羅點尚書黃裳卒裳潛劄請臣上

宋史大興卷之五十五

四

所倚信點既卒侂胄又垂擢其黨京鏜汝愚由是益孤至是中書舍人陳  
傅良監察御史吳玘起居郎劉光祖各先後斥去群儉附和視正人如寇  
仇本冠之禍自此始矣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  
謀危社稷則一網盡矣侂胄然之慶元元年乙卯春正月二十五日辛亥  
遂擢其實將作監時李沐為右正言使擊汝愚二月二十一日丁丑右正  
言李沐上殿乞罷汝愚政柄以專安天位塞絕姦原是日右丞相趙汝愚  
乞罷政出浙江亭待罪詔中使宣押赴都堂治事李沐又乞更不宜押是  
晚鎖院二十二日戊寅汝愚罷右丞相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制詞畧  
曰頃我家之多難賴頑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  
國家無不為既隆錫戴之勳尚期啓沃之助力陳忱悃祈避煩言起居郎  
權直學士院鄭澆革也從坐無貶詞免兼學士院未幾罷去二十三日已  
卯權兵部侍郎章穎與郡以上疏留汝愚也右正言李沐論其附上因下  
權直官觀二十四日庚辰工部侍郎知臨安府徐誼亦坐上疏論汝愚  
罷去御史中丞何澹殿中侍御史楊大法監察御史劉德秀劉三傑論汝  
愚冒居相倍令其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陰名帥著重寄仗司寢其福唐之  
命令其職名奉祠社門者廿二十八日甲申有旨依所乞罷文殿大學士

# 永樂大典

卷一一八八七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後上疏留汝愚李沐天劾之三月二十九日甲寅祥簡並罷夏四月二日大府寺丞呂祖儉疏留汝愚併論朱熹彭龜平等不當逐語使倪青四日戊午詔呂祖儉朋比周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駘封還錄黃五日詔祖儉志在無君其罪當誅姑從寬斥以示寬容自合書行於是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傳徐範六人伏闕上書其畧曰臣聞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而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絕邪枉要其處心實在於愛君憂國鮮小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盡去其朋黨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於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熹黜濬朋黨亂廢大半由此元祐以後邪止文攻卒成靖康之變我宋不競貽禍至今此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者臣竊見近者諫官李沐論前相趙汝愚所為乖戾隨即罷去若慮陛下父子之際懷不自安故然汝愚以謝天下亦未為過如沐所言則以為汝愚自居同姓數談夢兆專政擅權欺君植黨殆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誣其實不然汝愚之去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為父老歡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道路譁然以為李沐內結權倖陰有指授率爾肆言全無忌憚廟堂屏息不敢異議天下扼腕氣將吳仲其氣誅已足以熏灼朝路撼搖國勢陛下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頁七

五

若不亟治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危疑變在朝夕當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使陛下得以成壽康皇帝祥避之志行孝宗皇帝未舉之喪雖百李沐固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方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於此時為利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李沐輒以危言悚脅陛下巧於中傷君子立威名情狀敗露願陛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謹別淑慝竊李沐以謝天下六日庚申詔宏中等妄亂上書扇搖國是各送五百里外編管中書舍人鄧駘言臣仰惟國家開設學校教養士類德至渥也自建太學以來上書言事者無時無之累朝仁聖相繼天覆海涵不加之罪甚者押歸本貫或他州聽讀而已紹熙間有布衣俞古上書狂悖若以指斥之罪坐之誠不為過太上皇帝始者震怒降旨編管已而臣寮論奏竟從寬典陛下今日編管楊宏中等六名若以扇搖國是罪之則未若指斥乘輿之罪大以六輩言之則一夫為至寡聖明初政仁厚播聞靡斷過嚴人情震駭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詔駘依已面諭施行未幾駘羅知泉州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錢象祖遣人逮捕諸生押送版所宏中檣仲麟範皆福州人端朝温州人傳信州人傳久居學

校志雖有聞。和蘭之事。皆其屬。兼同日李沐除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除右正言。時知名之。有罷斥相繼。人情洶洶。侂胄患之。侍御史楊大澂。右正言劉德秀。乃乞降詔。以國是尊君中道等事。訓飭在廷。有不如詔者。重寘典憲。五月十三日。命直學士院傅伯壽降詔如請。伯壽乃自得之子。自得乾道間。以不受曹覲之招。名聞四方。至伯壽則奴事侂胄。隸人蘇師旦。致身通顯。其弟伯成。非其所為。每切責之。至是伯壽首草詔。以誣善類。六月十七日。德秀又劾國子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袁奕。國子正陳武。皆罷去。司業江達。入劾辨之。德秀以為之言。遂亦罷。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除不附已而已。不能巧為說。以網善類也。先是熙寧間。程顥願傳孔子。蓋不傳之學。而渡初。其門人楊時。傳之羅從彦。從彦傳之李侗。未幾師侗而得其傳。致知力行。其學大振。學者仰之。如太山北斗。而流俗醜正。多不使之者。蓋自淳熙之末。紹熙之初也。有因為道學以謀孽之者。然猶未敢加以醜名攻詆。至是士大夫者。利無耻。或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敢以凡相與為異者。皆道學人也。陰誦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為言名道學。刑何罪。當名曰偽學。蓋謂介贖故肆。乃入其情。其廉潔好脩者。皆偽人也。於是徐士險。狼狽薄無行之徒。利其說之便已。揚袂奮臂。以攻偽于道。而學禁之禍自此始矣。二十四日。劉德秀上疏乞考覈真偽。而辨邪正。御史中丞何澹。急欲執政。秋七月十三日。上疏論專門之學。流而為偽。空虛短拙。文詐沽名。詔榜朝堂。十九日。吏部郎官蔡師旦建言。請考覈真偽。遂除左司員外郎。是時有依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御史中丞何澹上言。在朝之臣。既熟知其邪正之迹。然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當去者。七月。以御史中丞何澹疏。落趙汝愚大觀文。冬十一月。監察御史胡紘奏。汝愚唱引偽徒。謀為不軌。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徐誼生黨。汝愚亦責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中外震駭。未幾時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過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汝愚之寃。繕寫已具。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至賈禍。素不聽。門人蔡元定入諫。請以著決之。遇遊之同人。素然然取奏。藁焚之。因更號避翁。遂以疾丐休致。慶元二年。御史中丞何澹除同知樞密院事。二十四日甲辰。右諫議大夫劉德秀劾留正四大罪。首論其招引偽學。以危社稷。偽學之禍。自此始。是月二十日丙子。趙汝愚段于衡州。汝愚既責零陵。過衡陽而病。又為守臣錢葵所窘逐。服藥而卒。天下寃之。時有迪功郎趙師召者。上書乞斬汝愚。雖事不行。然侂胄之黨。以汝愚有定策功。惟恐其

永樂大典卷之萬不言七

禍自此始矣。二十四日。劉德秀上疏乞考覈真偽。而辨邪正。御史中丞何澹。急欲執政。秋七月十三日。上疏論專門之學。流而為偽。空虛短拙。文詐沽名。詔榜朝堂。十九日。吏部郎官蔡師旦建言。請考覈真偽。遂除左司員外郎。是時有依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御史中丞何澹上言。在朝之臣。既熟知其邪正之迹。然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當去者。七月。以御史中丞何澹疏。落趙汝愚大觀文。冬十一月。監察御史胡紘奏。汝愚唱引偽徒。謀為不軌。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徐誼生黨。汝愚亦責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中外震駭。未幾時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過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汝愚之寃。繕寫已具。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至賈禍。素不聽。門人蔡元定入諫。請以著決之。遇遊之同人。素然然取奏。藁焚之。因更號避翁。遂以疾丐休致。慶元二年。御史中丞何澹除同知樞密院事。二十四日甲辰。右諫議大夫劉德秀劾留正四大罪。首論其招引偽學。以危社稷。偽學之禍。自此始。是月二十日丙子。趙汝愚段于衡州。汝愚既責零陵。過衡陽而病。又為守臣錢葵所窘逐。服藥而卒。天下寃之。時有迪功郎趙師召者。上書乞斬汝愚。雖事不行。然侂胄之黨。以汝愚有定策功。惟恐其

後進。故當時謂汝愚不死事固未可知也。二十七日計聞有旨復元官。許  
坤葬。二月省聞知舉業者倪思。劉德秀。奏論文弊。上言偽學之魁。以匹夫  
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並行除毀。是科  
取士。稍涉義理。悉見黜落。六經語益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夏六月乙  
丑。度支郎中淮西總領張金言。通者偽學盛行。陛下聖明。罷斥姦回。登  
用賢哲。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復為前日之習。願陛下明詔大臣。上下一  
心。堅守勿變。毋使偽言偽行。乘間以壞既定之規。奉乃除尚左郎官中書  
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根株斷除之一時  
號為君子。無不斥逐。太皇太后聞而非之。二十六日甲戌。御筆今後給舍  
臺諫。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稱朕意。侂胄及其黨。皆怒。遂令臺諫爭  
之。於是右諫議大夫劉德秀。監察御史姚愈。張伯瑛。力爭以為不可。乃改  
為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御筆之出也。殿中  
侍御史黃輔。獨贊之。與同列異。秋七月。姚愈除殿中侍御史。輔除起居郎。  
權兵部侍郎。未幾罷去。八月九日丙辰。太常少卿胡絃言。比年偽學猖獗。  
國為不軌。近元惡殞命。群邪屏迹。而或者唱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  
姦黨。次第用之。望宣諭宰執。應偽學之黨。曾經臺諫論列者。任違撤逐。遷

永樂大典卷萬千言十七

七

起居舍人。冬十二月三日。陳賈自寧國府除兵部侍郎。以賈淳熙末嘗擊  
朱熹故也。先是熹乞追還職名及改正過待制恩數。繼又乞致仕。朝廷不  
許。臺諫洶洶爭欲以熹為奇貨。門人楊楫聞。卿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  
投合言者。亟以書告熹。熹報曰。死生禍福久矣。置之度外。不煩遠慮。然群  
儉相顧。久之不敢發。獨監察御史胡紘。草疏將去。會遷去不果。沈繼祖者  
為小官時。嘗採摭熹語。益之說。以自售。至是以違論程頤得為監察御史。  
紘以業授之。繼祖銳於進取。謂立致富貴。遂奏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  
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黃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枚召四方無行  
義之徒。以益其黨。但相與餐麤食。淡衣衰帶。博或會徒於廣信。揚湖之寺。  
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及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  
公不廉等十罪。乞褫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送別州編管。二十六  
日。旨依蔡元定編管道州。慶元三年丁巳。春正月。有劉始至熹方與諸生  
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熹畧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詞色更為和平。翌旦  
諸生乃知其有指擢。時郡縣捕蔡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為變。毅然上道。熹  
與諸所從遊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  
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李道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又曰。李道之行。無



幾微不適意一子朕獨為之泣涕流連而不能已處事變恤窮交亦兩得其道也明年元定卒于道州素為之慟元定師事素而素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與元定商確之審辨其講論之辭曰翁季錄者蓋引以自囚也常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默也及其歿也恨無可與晤其歿也祭云以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蓋深致其哀素嘗謂中庸已發未發之旨以為人自嬰兒至老死雖語嘿動靜之不同然大體莫非已發元定不以為獨引程氏說以為教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後十年素再與元定辯論始悟其說而悉反之由是益奇元定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之元定而後為之折衷同門寡二以故小人深嫉之故是時有朱熹唱偽蔡元定實羽翼之奏也二月丁巳大理司郝襄請明詔大臣自今權臣之黨偽學之徒不得除在內差遣六月癸卯言者又論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所謂狀元有元與兩優釋褐者非其私徒即是其親故望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而後除授宣教郎錢文子時以太學兩優釋褐一仕回當召試徑就部注潭州醴陵知縣而去時人稱之閏六月六日戊寅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先論偽學之黨變

宋樂大典卷萬千一百七

八

為逆黨防之不可不至及論留正共引偽學之罪侂冑大喜即日三傑除右正言留正送邵州居住秋九月二十七日丁卯言者論偽學之禍望申飭大臣鑿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積前聲說非偽學之人且結朝典之罪秋當大比清司前取家狀必欲書委不是偽學五字於後時有柴中行者為撫州推官獨移文漕司稱自切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社之冬十二月丁酉知綿州王沈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薦舉闕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有部籍記姓名與聞慢差遣吏部侍郎黃由奏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若論由阿附權臣植立黨與由遂罷去未幾擢沈利路轉運判官慶元四年戊午夏四月右諫議大夫姚愈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為道學之名權臣力主之說結為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五月己酉遂命直學士院兼中書舍人高文虎草詔曰願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承慈訓膺受內禪陰詭壞散國勢復矣嘉興士大夫屬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與其自新而歷載繁茲弗迪厥化紳交合盟窺伺間隙跋扈外乖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諸賢而不思實類于紹聖之姦黨國家秉德康

# 永樂大典

卷一一八八七

寧甫汝城珍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夫不可復反歟將仕于國之寬息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滌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茲維持止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各宜改觀回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違非不悔怙終不俊那有常刑必罰無赦布告天下毋忽愈上此奏他胄大喜之未幾遂遷兵部尚書御史中丞秋七月己未直寶文閣都大川蔡茶馬丁逢入見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為證時薛叔似某適坐汝愚事久在留起家高郡故逢有是言宰執京師何澹然之翌日除軍器監慶元五年己未正月詔彭龜年追三官勒停曾三聘追兩官蔡建補進義校尉用建誣告汝愚事也初汝愚定策之時直省官蔡建親旁竊聽欲行漏泄汝愚覺而囚之上即位遂從輕決配四年冬蒙赦輩下用事者聞之以為奇貨乃使建排日供其誣汝愚定策時謀凡賈客所言共七十餘紙文書既就乃議送大理時他胄之黨欲捕龜年三聘及徐誼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送棘寺中書舍人范仲藝草駁奏抽錄黃見他胄語之曰公今日得君凡所施為當一以魏公為法章蔡之權非不盛至今得非清議以回文之獄故爾他胄曰某初無此意以諸公見迫不容但已聞其人乃知京師劉德秀實

永樂大典卷萬一千百七

九

主其事他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既而諫官飛金陳自騫御史劉三傑張巖程松連跡有請詔以某經赦宥遂有是命謹德秀在他胄之門最為凶險他胄本朝時惟二人與之深交及用事所為暴虐皆二人教之是歲劉光祖撰涪城學記有世方以道為偶而以學為棄物夫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蓋謹所先以待豪傑之興之語二月乙酉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臣蓄憤懷姦欺世慢上五罪詔光祖落職房州居住夏四月辛亥監都進奏院鄒友龍請明詔大臣用捨從違謹所決擇友龍尋除監察御史秋九月十一日甲子進士呂祖泰投匭上書畧曰道與學自古所恃以為國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遂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悟耶陳自修何人也徒以他胄重儒之師而躐致禁從陛下舊學之臣若龜年等今在哉蘇師旦平江之胥吏周筠韓氏之所役人盡知之今師旦以著郎隨龍周筠以皇后親屬俱至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師旦者乎秋房之親某有所謂周筠者乎其妄自尊大卑陵朝廷一至於此也願陛下亟誅他胄及蘇師旦周筠而罷逐陳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他胄雖怒甚恐重違人心會方行明堂禮故未及

問十八日辛未禮成肆大青樓五日丙子乃北首云呂祖泰挾私上書語  
 言狂妄送連州拘管右諫議大夫程松殿中侍御史陳謙皆祖泰有當誅  
 之罪今縱不釋猶宜杖脊黥面竄之遠方是日得旨今送臨安府從杖一  
 百其大克刺面配欽州牢城祖泰字泰然无祐戶部尚書公瑞之五世孫  
 也寓居無錫縣性疎達尚氣義既得罪士大夫勞之者無悔色侂冑猶憐  
 之祖泰始自必死獨異以身悟朝廷就逮無懼色京尹趙善堅受侂冑  
 計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亦有共為章者乎汝第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  
 曰何問之愚也吾固自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具與人議乎善堅曰汝病  
 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身廷  
 中聞之悚然有嘆息者時有太學生於齋亭題名中削去何澹名字以其  
 嘗排道學也澹時已顯大怒於京尹因其出使不逞者與其闕遂捕治之  
 太學生教陶孫者為詩以弔汝愚而侂冑未得其名俾其人併承之辭不  
 伏乃移送大理命獄丞劾其事掠治無完膚獄竟不就猶坐不應削澹名  
 送嶺南編管陶孫詩云左手執乾右轉坤諸公相顧尚流言狼胡跋走傷  
 姬且漁父沉淪弔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  
 忠獻休說如今幾世孫陶孫福州人數年後登進士第獄丞用此除工部

宋史卷之百十七

郎官冬十一月乙亥殿中侍御史陳謙請明詔大臣於建擬人才之初審  
 其邪正而毋俟乎繳駁十二月甲午謙者又言今奸偽之徒呼嚮朋侶以  
 圖報復當戒其漸望自今回心向道者姑與外祠使知小懲大戒之福其  
 長惡弗悛負固不服者必重寘典憲按之荒遠庶幾咸知懲創宿道向方  
 慶元六年庚申三月己未朱熹寢疾病諸生惟葉賀孫蔡沉九人在側沉  
 元定于己辛酉解大學誠意章此為熹絕筆甲子卒于正寢是日大風拔  
 木洪水崩山諸生泣者奔計遠者為位而哭蔡沉主喪役黃幹主喪禮冬  
 十一月葬于建陽之唐石時偽黨禁嚴守則侂冑之黨傅伯壽也然會葬  
 亦幾千人是月庚午正言施康平言四方偽徒期以一日聚于信上送偽  
 師朱熹之葬臣聞偽師往在浙東則浙東之徒感在湖南則湖南之徒感  
 每夜三鼓聚于一室偽師身據高坐口出異言或更相問答或轉相問難  
 或吟哦經書如道家步虛之聲或坐嘿端坐如釋氏入定之狀至如過夜  
 則入至晚則散又如姦人事魔之教觀其文則對佛偏枯亦如道家之科  
 儀語言險怪亦如釋氏之語錄雜之以魔書之詭秘倡之以魔法之和同  
 今熹身已歿其徒不忘生則畫象以事之歿則設位以祭之容有此事然  
 會聚之間必無美意若非妄談世人之短長則是謬議時政之得失望今

守臣約水仍共已施行中尚書省從之范念德為鑄錢司主管官公檄檢  
視坑場使道會葬歸未至鄱陽有旨錫官罷任蓋臺諫劾其離次會葬云  
嘉泰元年辛酉春二月己亥議者又言偽學之徒餘孽未盡華願於聽言  
用人之際防微杜漸制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降乞少保依  
舊職致仕先是呂祖泰上書既配欽州至是監察御史林永言偽習之成  
造端有自且加黜削故有是命自熹獲罪黨禁益詳稱善類斥逐無遺  
至薦舉考校皆為屬某姦貪狼藉暴慢恣肆之徒紛紛並起填塞塗塗士  
知務修飭守廉隅者例取嘲侮或及於禍一時從遊特立不顧者屏伏丘  
壑依阿按儒者更名他師過名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  
非黨熹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為少輟時多勸熹以謝絕生徒儉德避難者  
喜笑而不答與學者黃幹書曰前此常患未學之徒真偽難辨今却得朝  
廷如此大開壘轄煅煉一番一等混淆失雜之徒不須大段此磨勘辨而  
自無所遁其情矣先是有新州教授余鼎者上書政府乞斬熹右丞相謝  
深父語人曰彼何罪暨熹既歿言者猶不能已蓋佐胃用事以來一等小  
人和素不齒於名勝懼一旦善類復用而已斥去於是橫身以任其責京  
鍾何澹劉德秀胡紘四人實專偽學之禁為佐胃斥逐異已有群小附之

永樂大典卷萬一千五百七

牢不可破鍾澹秀皆江西人鍾淳熙中以檢正報謝虜廷固爭撤樂孝宗  
嘉之遂除侍從會汝愚自蜀召還上諭人臣除鍾四川帥汝愚聞之謂人  
曰鍾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由是兩人有隙汝愚得政鍾時為刑部尚  
書亟納交於佐胃繼權執政自是為佐胃謀主丙辰春正月遂除右丞相  
德秀自重慶守八朝不為時相留止所知以著作佐郎范仲黼正之客也  
請為之地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無安靜之理不得已除大理寺簿  
德秀怨仲黼薦已不力併憾之佐胃既除德秀監察御史遂為佐胃鷹犬  
丙辰春既劫止四大罪遂仲黼罷之胡紘甲寅冬繞為進奏院未為人所  
知趙汝愚時奪職居餘于佐胃意未快會有薦紘可備鷹犬者汝愚六月  
十七日遷司農寺簿九月十七日除秘書郎十一月八日除監察御史後  
九十月汝愚有零陵之命用紘章跡也時佐胃欲論未熹無敢先發者紘  
銳然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跡乃成會建方喪之義遷太常少卿  
紘遂以藁授沈繼祖始以留止薦自權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首擊  
周公大罷之未幾遷中執法一時名士排擊殆盡大為清議所薄會有本  
生繼母之喪徘徊不肯去太學生喬嘉等移書切責之太常亦謂當申心  
喪不得已乃去位時辛亥秋八月也癸丑冬十一月當免喪時汝愚已執

政止除煥章閣學士。知明州澹愈怨恨。祈衣侂胄。乙卯夏五月遂除澹御  
史中丞。自是力主僞學之禁。以至執政。己未春二月三日罷吏部侍郎。七  
月二十三日。德秀自吏部尚書出知婺州。庚申秋八月十四日。鐘以左丞  
相死于位。獨澹未去也。辛酉歲七月十三日。澹罷知樞密院事。魁儉盡去。侂  
胄亦厭前事。欲稍示更改。以消釋中外。意時亦有勸其開黨禁。以杜他日  
執復之禍者。侂胄以為不然。嘉泰二年壬戌春二月朔。詔責寧遠軍節度副  
使永州安置趙汝愚。曩因斥論黨事。深文朕以其屬籍之恥。累經赦宥。可  
復資政殿學士。於是黨人之地在者。徐誼劉光祖陳傅良章穎薛叔似葉  
適。曾三聘項安世范仲黼黃淵慶體仁。避仲鴻諸人咸先後復官。自便或  
典州或官觀。又削薦積中不係僞學一節。伴勿復有言時。朱熹歿已踰年  
而周必大留正各已貶秩。還政十月二十四日。詔朱熹以次對致仕。閏十  
二月制周必大少傅留正少保。嗣後僞禁稍解。然宗師既亡。義理日喪。風  
俗自是大壞。侂胄以專擅為當然。而恣其所為。小人以無恥為常事。而恬  
不之愧。舉朝之臣。知有侂胄而不復知有人。主雖往時坐黨被斥之人。亦  
有越趨於侂胄之門者矣。其禍極於開邊而後。已許及之。舊與薛叔似同  
權補遺。皆為善類。所予黨事。既起。叔似累斥。遂許乃更遷給事中。吏部尚

永樂大典卷萬五千七百七

七

書既而踰二年不遷。乃問其侂胄叙其知予之意。及棄選之狀。不覺涕零。  
繼以屈膝侂胄。測然語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科矣。不數日。遂  
除同知樞密院事。侂胄嘗值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矣。許為吏部尚書。適  
後至。聞人掩關拒之。許大寤。會門閉未及。閉遂俯僕而入。當時有由竇尚  
書。屈膝執政。傳以為笑。侂胄有愛姬小故而出。錢塘知縣程松聞之。亟賂  
牙僧以八百千市之。至則威供帳舍之中。堂天婦上食。事之甚謹。姬皇恐  
莫知所為。居數日。侂胄意解。復召之。則知其事大怒。松即上謂曰。頃聞有  
郡守赴闕者。欲得斯人。懼遠方小吏不識事體。他日有誤。願某奉為赤縣  
職。所當知。故為王取之耳。侂胄意少解。姬既拜入。侂胄尚木平。姬具言松  
所以謹待之禮。侂胄大喜。即日躡除太府寺丞。後而司憲監察御史。踰年  
擢右正言。數月。遷右諫議大夫。既而滿歲未遷。殊快快。乃市一妾。獻之名  
松壽。侂胄遣問之曰。柰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侂胄曉姓名。常達鈞聽耳。  
侂胄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詔留妾。恰三年。其復帥屬。貶官。責詞有處  
污穢。而不差。莫汝為甚之句。蓋謂是也。松池州人。侂胄妻早死。有四妾。皆  
得郡封。所謂四夫人也。其次又十人。亦有名位。丁巳秋冬之間。有獻此珠  
冠四枝者。侂胄喜。以遺四夫人。其十人皆慍曰。等人身我輩。不堪戴。耶。侂

永樂大典

卷一八八七

曹憲之趙帥師襄時以列卿守臨安微聞其事侂冑入朝未歸京尹忽遣人致餽啓之十珠冠也十人者大喜分持以去侂冑歸右左以告侂冑未及有言十人者咸未致謝遂已翌日都市行燈群婢皆頂珠冠而出明日語侂冑曰我曾夜未過朝天門都人聚觀直是喝承郡王奈何不與趙大卿轉官耶翌日又言之於是有工部侍郎之命正月十八日也侂冑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山莊指其竹籬茅舍曰此真田野間氣象所惜者欠鷄鳴犬吠耳少焉有犬吠于叢薄之下坐遣視之京尹趙侍郎也侂冑大笑其後師罷坐他事罷官諸生為詩誦之有也曾學犬吠村莊之句指此也紹興末年以來臺諫每月必一諫請對察官每月必一言事從官兩月必一求見否則謂之失職自侂冑扼塞言路從官既不言事臺官亦多牽掣凡所論列若位望稍高之人蓋皆有所受此外則每月將終必按小吏二人謂之月課者猶及屋務官與郡守之屬已而浸及屬官掾是後則簿尉監當皆在月課之列矣又泛論君德時事之類皆取其陳熟緩慢純無樸拂者言之以至百官輪對監司帥守奏事亦然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藉手臺諫官則曰聊以塞責有監察御史當應諫乃言都城貨炒粟者皆以黃紙包之非便乞禁止聞者哂之陳自強丙辰夏以選人入都欲求諸州學

永樂大典卷萬五千一百七

七

官闕見執政皆不遂其所居逆旅主人善拂茶自強一日見其出問所之曰某為儀同掣茶月給十千日三往府中每往掣茶一甌而已餘無事也自強太息曰我嘗權儀同先生主人曰官人求闕不遂蓋見儀同乎自強曰吾貧祿費盡盡聞見儀同所費不少安能辦之主人曰俟語次試為拈出旬餘無耗一日自強方悶坐有直省官持呼召來日午後至府相見自強莫知所謂比至則侍從官以次畢集謁入傳令先召知丞侂冑命設褥于堂上鄉之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蹴踏莫敢居上者侂冑徐曰先生老儒沉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連章薦其才遂除太學錄未踰年遷博士數月轉國子又數月為秘書郎入館半歲除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半月餘遂東政錄選人至樞府首尾四年侂冑用事賄賂盛行四方饋遺公至宰執臺諫之門人亦不以為訝其所用如自強之徒尤貧鄙書題無并字者輒不開嘉泰之火自強為右撥火及其府主帑吏請筦鑰于自強自強聞雙口吐而不能言鑰在其衣帶間吏不敢解由是囊橐無失遺者自強移居都亭驛平旦百僚往省之自強大言曰郭殿前號令可謂不肅衆謂救火無策未敢對自強徐言曰昨從渠假五十兵般檐仗遂去夫一金注視衆愕而退事定侂冑謂群公曰丞相生事一委於火可憐

須當少助之於是仇肖首遺萬緡已而醜者踵至諸道及列城皆有助不  
 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大之始作也或為之賦曰公議不明堂  
 遂焚於御史斯文未喪者僅存於秘書其末句云嗚呼自生民以未未嘗  
 見此一火有選人家閭中其父與自強有舊入都求為掌故自強對眾厲  
 聲曰外間豈不知理者則制方除此何可得眾為之踧踖後旬日竟除掌  
 故或疑其走徑而得者問之徐曰丞相耳或曰丞相前日之語甚峻何以  
 因造化耶其人即坐側取一幅示之乃自強書也略曰珍賦非至光雅  
 老目或問珍賦之名曰書生安得珍玩此所請不遂適從王家肆中見金  
 粟臺盃十具重百星以四十緡得而獻之耳聞者嘆息而去丁巳歲仇肖  
 生辰宰執侍從至四方牧守皆上禮為壽直寶文閣四川茶馬獻紅錦壁  
 衣承塵地衣之屬修廣高下皆與中堂等蓋密量其度而為之也吏部尚  
 書獻紅牙果卓十位眾以駭之權工部尚書獻真珠塔插十副光彩奪目  
 蓋大長公主奩中故物司農卿兼知臨安府最後至出小合曰寒生無以  
 為獻有少米核姑備一鵬啓之乃粟金蒲萄小架上有大北珠百枚眾皆  
 慙阻丁卯歲仇肖生辰大臣以下皆排列所獻于天慶觀之廡下都人競  
 往觀之其首列有紅榜大書云門生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秦國公陳自

宋史卷之萬千七百七

古

強恭邁恩王太師平章郡王降誕之辰仰祝鈔算蘇師旦者平江書佐仇  
 胄頂為兵馬鈐轄從府假筆吏更以其冷局俾師旦行仇胄滿歸復還府  
 下丘室為守審以事怒師旦編管秀州久之仇胄知閣門事師旦因甚往  
 依之仇胄寘之門下未久上登極遂以歸師旦竄名藩邸史士內用隨龍  
 恩得官仇胄以其辯慧愛之每朝廷有議論或使之傳言於大臣大臣亦  
 與之立語而已當時侍從或與之接坐禁林事師旦尤甚有受妾曰蠟  
 梅以秀慧聞于東南師旦至其家則三人參坐縱飲未幾師旦除帶御器  
 械遷知閣門事樞密都承旨幹辦皇城司權勢日盛乃自名蘇氏之出子  
 陳鞞總蜀計為建景蘇樓于眉州市以悅之嘉泰三年癸亥夏五月戊寅  
 陳自強拜右丞相首除師旦定江軍節度使又有周筠者本仇胄家蒼頭  
 亦冒恭叔皇后嬖大補官為浙西兵馬都監權任在師旦之亞吳氏世職  
 西陲威行四蜀列聖皆留其子孫於朝所以為慮者甚遠吳職久蓄歸蜀  
 之志朝廷不許仇胄欲握兵權辛酉改元秋八月己卯遂遣鞞還蜀為諸  
 軍都統制開邊之禍始此嘉泰四年甲子春正月辛棄疾入見陳用兵之利  
 乞付之元老大臣仇胄大喜遂決意開邊開禧元年乙丑夏六月二十六  
 日壬子宰執陳自強等四人援國朝故事乞命仇胄兼領平章臺諫鄧友

龍等相繼有請秋七月四日己未自強等再奏五日庚申侂胄除平章軍國事十日乙丑樞密都承旨蘇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在京宮觀開禧二年内寅春三月十二日癸巳命吳曦為四川宣撫副使夏四月十七日戊辰兼陝西招撫使二十六日丁丑曦遣客姚准源詣虜獻關外四州求封為蜀王五月十四日癸巳諸軍大於唐州六月金人封曦為蜀王賜以金印冬十月二十九日丙子虜人渡淮十二月二十六日壬申夜興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晝自月初有日摩於初晴之時至是復有此異二十七日癸丑吳曦稱蜀王開禧三年丁卯春正月二十八日甲辰曦僭位于興州二月十三日己未曦反書聞朝廷大震侂胄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書與御劉同發二十九日乙亥四川隨軍轉運安丙以義士楊巨源正將李好義之衆討曦誅之蜀口淮漢之民死於兵火者不可勝數社稷幾殆而侂胄弄兵之意未已國人憂之於是有去山之議馬十一月三日乙亥上與兩宮大臣定計侂胄伏誅御筆韓侂胄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官觀陳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時禮部侍郎史彌遠兼資善翊善建去山之策久之得密旨乃以告參政錢象祖李璧二月甲戌皇于禁王入奏遂有此旨仍命殿前司中軍統制權主管本司公事夏震選兵三百防護侂胄別選兵二百守其府門錢象祖欲奏審彌遠夜往其府趣之李璧亦言恐事留或泄乃已次早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其從者皆散護聖步軍準備扈夏挺以帳下親隨三十四人擁侂胄車以出中軍正將鄭發王斌引所部三百執弓鎗刀斧護至玉津園側強殺之是日新除諫議大夫林行可方詣對自強至漏合語同列曰大坡今日上殿俄而侂胄前駢至象祖彷徨不知所出尋報侂胄已押出權吏部尚書兼權給事中陸峻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趙善堅聞之失色相與耳語同列叱之象祖探懷中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顧曰望二參政保全象祖壁赴延和殿奏事四日丙子侂胄自強並罷為醜泉觀使五日丁丑責侂胄為和州團練使郴州安置自強追三官永州居住蘇師旦持決春杖二十配吉陽軍六日戊寅詔侂胄改送英德府安置自強責授武恭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是日又詔侂胄除名勒停送吉陽軍籍沒家財自強送韶州並安置有司簿錄侂胄家得師旦所與書云步軍司人共殿前司人多今欲殿前司人只與步軍司相等却撥殿前司所多之人別立一軍使信臣掌之信臣師旦自謂也七月己卯詔師旦處斬命廣東憲臣蒞其刑妻子編置周筠決春杖刺配嶺外明年正月右諫議大夫

永樂大典卷萬千五百七

五



葉時殿中侍御史黃疇若監察御史章燮余崇龜等上言侂冑專政無君  
階上不道乞梟其首領置之准甸積屍囊冢之間以謝天下三月二十六  
日乙未詔臨安府遣東南第三副將尹明新侂冑獲取其首送江淮制置  
大使司四月十九日戊午自推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籍沒家財  
十月詔蔡建追毀出身文字除名勒停贛州牢城侂冑既誅嘉汝愚之大  
忠始暴白於天下詔書加二臣贈諡嘉定元年戊辰春二月詔趙汝愚盡  
復元官賜諡忠定朱熹依條與致仕遺未恩澤賜諡曰文又詔應前奏言  
証史並行改正於是彭龜年孫達吉呂祖儉以次賜諡錄其後黨錮諸臣  
以次召用秋七月四日辛丑詔呂祖泰改正過名持補上州文學改授迪  
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冬十二月十三日己卯詔褒錄上書六士楊宏中徐  
範張衡各循一資周端朝林仲麟各免文解蔣傳已亡詔以來帛賜其家  
十二月御筆趙汝愚特贈太師追封沂國公嘉定三年庚子夏五月詔追  
贈熹中大夫實諱閻直學士門人蔡元定亦特贈迪功郎元定制曰士之  
遇不過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久而不定  
者爾同學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証亦遭遠謫  
今是非已定爾則且矣朕甚愍之其贈爾官以慰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

哉今上皇帝寶慶三年丁亥春正月御筆朕每觀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  
學孟子注解發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緬懷典  
刑深用歎慕可持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諡如故紹定三年庚寅秋九月改  
追封徽國公端平丙申八月詔汝愚配享寧宗廟廷嘉熙元年丁酉秋八  
月詔汝愚追封福王淳祐元年辛丑春正月御筆周願程顥程頤張載朱  
熹列于從祀侂冑用事十四年咸行宮者權震天下物以類聚內禪高已  
功竊取大權中則大行竄逐以張其勢始則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後則託  
以臺諫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於己腹引奸邪分布要路陵辱聖  
傳以正學為偽學橫証元老以大忠為大逆私意流行凶讎日熾交通賂  
遺奔走四方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佞肆於掖庭創鑿亭園震驚太廟之  
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窮奢極侈借擬宮闈凡除權要臣選用兵帥  
皆取決於廝役蘇師旦之口已所欲為不復奏稟徑作御筆批出軍事既  
興又置機運房子私第應御前金字牌悉留其家凡所遺發未嘗問白方  
其出入禁廷了無顧忌雖孝宗皇帝時昔燕坐思政之所亦偃然冒居老  
官人見之為之感涕歲時錫宴內廷親王戚里預焉可也師旦刑餘賤隸  
乃遷至其間更相酬酢褻瀆名分一至於此勢饒熏灼視公卿如奴僕宰

永樂大典

卷一一八八八

相以下爾爾走趁一則愚上二則愚王甚者專之以聖呼以我王除太師  
 麻制有聖之清聖之和等語除平章麻詞有超群倫洞聖域等語高文虎  
 之子似孫為秘書郎因其誕日獻詩九章每章一錫字侂冑當之不辭辛  
 棄疾因壽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真王故事由是人疑其  
 有異圖自知積失人心中外嗟怨乃為始禍之計蓄無君之謀輕動干戈  
 圖危宗社咸夏出師浚遠赤子骨肉流離肝膽塗地死於非命不知其幾  
 千萬人與逆賊結為死黨假之節鉞授以全蜀兵權據之叛逆誰實使之  
 方曠之叛蜀人咸傳虜封侂冑為真王又謂侂冑與賊分吳蜀之地而王  
 之有司簿錄其家多有乘輿服御如居用木園寢用龍衾坐用升龍牙床  
 飾似真紅條結如此等類意欲何為察其本心猶其稔惡肆寸斬之不足  
 以謝天下殛死之日京師士女歌舞于市方其盛時錫官善類不遺餘力  
 及其敗也黨錮諸賢無不錄用哀齊九原哀榮千古雖暫為所抑要之以  
 久公論未嘗不伸也而議者以中間原本缺之出為恨云 左綿侯貫  
 卿曰嗚呼慶元黨禍小人之罪不容於誅矣而善類出處有可得而言乎  
 學禁之起嘉泰之初元也何滯罪兩府而魁檢蓋侂冑圖恢復而意向移  
 君子之墨既削小人之勢遂成不桎於賊叛侂誅不止為君子謀守儉德

永樂大典卷一千八百八十七

七

之物心固既窮之晚節聽小人之自為聞聞吾惟益堅其理義之堅以俟  
 他日之復可也其或憤於久鬱樂於乍伸動其彈冠經世之念則其思猶  
 未熱也復憐天下之大義也張志獻抵死切齒而不得伸 阜陵二十  
 八年長太息而不得遂者一旦舉而不得伸行之諱曰不可抑聞楮之事  
 則違也非復憐也圖不執也非為社稷也而予之而冀之不可也 文  
 公夢英語蔡沉曰道理只是恁地但須做少堅苦工夫夫能甘其苦於禁威  
 行之時而不少堅忍於禁已懈之日豈不甚可惜也嘗謂慶元黨禍不幸  
 如大愚西山身死于論難曰天不愆遺然全其節以立千萬世守道者之  
 標準未為無所賴也文公卒於慶元之庚申學禁弛於嘉泰之辛酉天也  
 文公存天下出處惟公是視而士節益光明矣西山臨終別文公有書曰  
 天下不患無人才但師道不立為可憂噫師道之立非必人才扶植之也  
 長堤屹然衆流歸順無復東奔西決之憂善人之多良以此也至此益信  
 吾類真足為天下福師儒真足為善類主而慶元之學禁為人心禍真酷  
 且深也予既以其首不遺帖並刻因併取侯氏之說以俟後之君子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七